

與村民共舞：

中正大學「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的在地實踐

作者

管中祥（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暨傳播學系副教授）

洪育增（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研究生）

本文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2018年年會

中文摘要

中正大學學生社團「鳳梨急行軍」製播的「急行軍講東講西」廣播節目，採取和一般傳播科系實習媒體不同製作方式，延續過往「民眾戲劇」的經驗，以田野調查、讀書會等方式蒐集資料、製作節目。他們將自己視為在地成員，與村民一起合作完成廣播，節目中也大量呈現了三興村的文化歷史與居民的日常生活樣貌，保存在地「小歷史」，發揮社區媒介應有的功能，甚至自己也成了媒介，作為學校與社區看見彼此、相互理解的中介，並希望透過這樣的歷程，降低大學與社區的隔閡與衝突，進而相互協力，共創、共構在地社會。

關鍵字：社區媒體、鳳梨急行軍、大學社會責任

Dancing with Villagers : The Local Practice of the Radio Program in Chung Cheng University, Jixingjun talks everything.

The radio program, Jixingjun talks everything, is belong to one of the student associations in Chung Cheng University, Pineapple Culture Community. Their pattern to make the radio program is different from media interns in the other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They continue the experience of People's Theatre in the past, and use some solutions, for example, doing the field research, making a study group, and so on, to collect some information and make the radio program. They think themselves are local people, and try to make the radio program with villagers. In the program, it presents so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culture, the history, and the look of villagers' daily life in Sanxing Village. Pineapple Culture Community keeps the local history, and shows the function which is a community media should do. They even let themselves be the medium to let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nd Sanxing Community se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king the radio program, Pineapple Culture Community hopes to reduce the gap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Furthermore, let the university and the community to help each other, even make and contribute the local society together.

Keywords: Community Media, Pineapple Culture Community,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正大學位於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緊鄰豐收村。建校之初，附近的五穀王廟提供 120 公頃之廟產農地，作為學校日後發展之基礎。不過，建校近三十年來，與附近村落的關係大多限於節慶式的活動互動，較少深入且長期的交流。不僅對在地歷史、文化、產業發展印象模糊，也為在地帶來不少困擾。例如，學生常於深夜仍有活動，驚擾村民睡眠；而民雄鄉的車禍率為嘉義縣之冠，也與幾所大學進駐有關。而在2005年，校方曾以「國際化」為由，為學校申請「大學路」的新地址，將與在地有關的地名「陳厝寮」徹底自校址中刪除，引起村民不滿與抗議。中正大學設立後，當地地景、路名的改變，甚至是地價上漲，引進大量的車流與垃圾，都引來村民的不滿。

中正大學有另一個稱呼—「鳳梨田大學」，主要是因為學校週邊種植鳳梨，雖然同學會在T恤上印上「鳳梨田大學」，表示認同，但，對在地理解有限，三興村種植鳳梨，也不過近三十年的事。三興村舊名為陳厝寮莊，乾隆年間漳州人陳得意拓墾結庄而得名。舊時陳厝寮莊以陳厝寮、後壁埔、埔口、柿子寮、大坪頂、人狗坑、溪底廊仔等合併而成（楊萌芽，1993）。在種植鳳梨之前，三興村曾經大量種植甘蔗，嘉南平原自清代以來即為台灣最主要的甘蔗產區，日治時代發展新式糖業仍以此地為重鎮（張峻嘉，2009）。三興村有典型的農村特質，諸如面臨人口老化、勞動力短缺、隔代教養等問題，但也因農業觀光興起，假日不少觀光客會到村裡的納米部落、金桔農村、琪琪健康鋪、旺萊山，甚至是中正大學參觀、休憩，而這裡也是中正大學、南華大學、嘉義大學部分師生的居住所在。然而，三興村豐富的歷史與多樣的人文特色卻未能受到重視，如何減低大學師生及社區居民等不同群體的冷漠與衝突，進而尋求共存、共榮，也是中正大學近年來關注的問題。

這樣的現象並不是中正大學獨有，台灣許多大學與在地社區關係並不熱絡，也未必將研究成果貢獻回饋鄉里。有鑑於此，教育部從2017年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希望大學能關懷在地，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透過分工合作，協助區域整合，結合校方提供資源與系所知識技能，負擔起大學該有的社會責任。

不僅教育部有此想法，許多設有傳播科系的大學近幾年也開設諸如「公民新聞」、「草根媒體與公民參與」、「社區營造與傳播」、「公共新聞學」等課程，鼓勵學生進到社區，用專業所學服務在地。部分傳播科系的實習媒體或校園電台，也以學校所在區域為報導對象，以發揮大學實習媒體的社區功能。

雖然大學有心服務社區，但若缺乏充份預備、長遠規劃，再加上未了解在地文化習慣與生活經驗，有時反而會造成「被服務者」的困擾；另一方面，同樣作在地「居民」、社區成員的大學，除了以專業者、知識份子的角色「服務」社區，是否也可能轉而向社區學習？貼近在地，看見彼此、相互協力、共同成長？進而與在地居民共存共榮？若以此作為大學社區共存共同標，傳播科系的實習媒體或校園媒體，又可以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何準備？如何行動？如何成為大學與社區認識與溝通的中介？

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原為學校藝文中心支持的戲劇團體，曾經透過長期田野調查，以深度訪談、口述歷史等民眾戲劇慣用的方式，採集三興村居民故事，寫成劇本，呈現在地歷史，

村落與中正大學的關係，並且多次於校園及村內公開演出。2016年從學校行政單位「獨立」，成為學生社團，2017年3月開始與中正大學傳播系實習電台「急行軍講東講西」合作，透過無線電波及網路對外放送。

「急行軍講東講西」至今已播出兩季，作為自主性的學生社團，他們和一般傳播科系實習媒體採循不同路徑，延續過往「民眾戲劇」的經驗，除了廣播電台常見的訪談，更以田野調查、讀書會等方式蒐集資料、製作節目，他們將自己視為在地成員，與村民一起合作完成廣播，節目中也大量呈現了三興村居民的文化歷史與日常生活樣貌。這種有別於傳統校園媒體產製方式，並且深入社區的態度與作法，生產了什麼樣具在地特色的節目內容？展現出什麼樣的文化意義？他們的操作方式可以給校園媒體或重視社會責任的大學什麼樣的參照？

本研究將以鳳梨急行軍及其製播的「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為主要分析對象，於2017年1月至2月，深度訪談參與製作的「鳳梨急行軍」主要成員（表一），試圖探究以下問題：

1. 「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的產製歷程為何？何以要透過校園實習電台製作與三興村有關的廣播節目？如何設計？如何規劃？如何進入社區？
2. 「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製作那些單元？關懷什麼樣的在地議題？展現出什麼樣的三興村面貌與文化意義？
3. 「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對於參與產製的學生有什麼樣的意義？對三興村有什麼樣的理解？和過去有何不同？如何向鄉民學習？參與者有了什麼樣的改變？

表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號	背景	參與時間	受訪時間	訪問地點
1	中正大學法律系二年級	1.5年	2018.01.31（第一次訪談）	線上訪談
			2018.02.05（第二次訪談）	線上訪談
2	中正大學成教系三年級	2年	2018.02.01（第一次訪談）	受訪者家中
			2018.02.02（第二次訪談）	線上訪談
3	中正大學電傳所畢業	3.5年	2018.02.01	中正大學社科院
4	中正大學電傳所二年級	1.5年	2018.02.01	中正大學社科院
5	中正大學傳播系一年級	6個月	2018.02.02	線上訪談
6	中正大學電傳所一年級	3個月	2018.02.06	中正大學社科院
7	中正大學傳播系四年級	2.5年	2018.02.06	中正大學社科院

大學、社區、社區媒體

傳統上，大學除了重視學術自由與知識生產，也強調社會服務功能，透過自身的專業服務社會（區），不過，這樣的觀點除了反應出大學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也假設了大學是具有資源與知識的強勢主體，要去服務相對弱勢的社會大眾，而忽略大學與社會（區）之間，還存在著共存共榮、相互學習的關係。現實上，大學及其所處社區往往是兩個不同的主體，並在缺乏互動交流的機制的溝通管道下，兩者雖然共處，但卻存在不少隔閡（杜瑛，2007）。

不過，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樣的觀念有了改變，美國大學開始將「參與」的理念引入大學社會服務功能，不再是單向的「服務」形式，而是要轉換成「大學—社區參與（university—community engagement）的共同實踐模式（周晨虹，2014）。

和傳統的大學社會服務模式相比，「大學—社區參與」模式至少具有四個特徵。第一，學術性，「大學—社區參與」是以學術為基礎，通過學術活動將大學與社區連接一起，以實踐為基礎進行學術知識的擴展，大學社會服務功能從注重大學的研究成果轉向大學在社會中的實際影響與作用；第二是綜合性，「大學—社區參與」已不是單獨於教學與研究之外的服務職能，而是嵌入到大學的教學、研究與社會服務功能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大學—社區參與」已是一種相對獨立的大學活動，可以分為三個部分：「參與式教學」（Community—engaged Teaching）、「參與式研究」（Community engaged Research），以及「參與式服務」（Community—engaged service and outreach）；第三，互惠性，「大學—社區參與」喻示著大學與社區之間的「雙向」互動關係。大學基於社區需要與社區夥伴進行互動，並關注社區的長期發展需要，而社區民眾在創造和共享知識的過程中也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第四則是公共性，將學生培養成合格的公民是「大學—社區參與」的模式目標所在。因此，「大學—社區參與」必須包括公民民主的過程，並對其進行評價（周晨虹，2014）。這樣的轉向意味著，大學不該是高不可攀的知識殿堂，和社區與社會的關係也不是出於「知識分子」心態的單向服務，而是要互為主體相互交流、相互學習。

台灣的教育政策也開始轉向，從過去強調邁入世界頂尖大學的教育補助方針，轉而重視大學與在地的關係與互動，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培育對在地發展能創造價值的大學生。2017年教育部啟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引導夥伴學校師生組成計畫與執行團隊，在區域發展上扮演關鍵的地方智庫角色，主動發掘在地需求、解決問題，透過在地優勢分工合作，協助區域整合，帶動中小企業及社區文化的創新發展；藉由學習的過程，也讓大學生感受到「被社區需要」，凝聚對區域發展的認同。這項計劃也希望促成中央部會、地方政府、產業聚落公協會、社區團體、大專校院共同合作，創造符合在地城鄉、產業及文化發展的創新價值。

事實上，透過適當的安排，大學師生進入所屬社區，不但可以增進校園與社區在情感和文化的交流和互動，同時也讓學生增加實踐鍛煉和接觸社會的機會，向鄰舍學習。換句話說，此種互動關係對大學的意義在於，對外，大學與社會產生有機連結，認識彼此，相互協力，共

創、共構在地社會；對內，則積極鼓勵學校師生走入社會、關心社區，準備與承擔大學應有的責任，並且成為社區裡的一份子，不再只是疏離的過客關係。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大學與社區雙方對彼此的期望落差，容易引起地方社區與大學之間的摩擦衝突（杜瑛，2007）。這樣的現象在非都會區的鄉村大學尤為明顯，在台灣，偏鄉居民總是期盼透過大學的設立或升格，能帶來更好的發展，甚至捐獻土地給大學，成全彼此的期待。但在現實上的日常生活中，大學師生卻很少和村民們互動。這種有課就來，沒課回家的「上下班」模式，一到假日，大學城就成了空城，大學師生不但對其所處村莊的認識有限，亦難以產生認同，也未必會感受到大學入鄉後，對在地居帶來的各樣「困擾」，也因此，彼此的衝突也就日益加深（管中祥，2015a）。

1980年代以來，台灣的大學院校數快速成長，從1980年只有27所，到了1998年成長到84所，而在2017年時，已經高達145所。全球「新自由主義」、「學術資本主義」的崛起，是整體高教環境的變化，是造成台灣大學急速擴張的重要原因（林宗弘，2015），另一方面，廣設大學的目的也希望解決降低政策造成的菁英主義的升學競爭，並解決城鄉差距等問題。

1980年代，政府為平衡城鄉差距及特殊學術領域的發展（如體育、藝術等），開始大量增設公立大學，並開放私立大專校院設立申請，因此私人資源開始投入興學行列。1994年，民間教改團體成立四一〇教改聯盟並發起遊行，其中一項訴求就是廣設高中大學，同年，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前中央研究院長李遠哲擔任召集人，開始推動高等教育改革、民間興學等政策（許秩維，2014）。當時「四一〇教改聯盟」便主張：

我們必須從平衡城鄉差距、國土重規畫的角度來選擇設校地點，因此不需要以都市中昂貴的土地作為校址，而可以由中央或各縣市提供公有地或農地釋放，以減少土地取得成本。目前大學過度集中於台北、桃園、新竹縣市，計占全國大學生人數達59%，造成多數學生必須負笈他鄉，增加教育成本，也使得城鄉差距日益惡化。因此可以藉由增設縣立大學的機會，進行國土重新規畫，以大學為中心，支援區域性發展之所需，形成完整的教育文化機能，進而促成經濟的開展。因此若能在每一個縣（市）設立縣（市）立大學，使各地方的大學教育資源能平均分配，促進人口回流，將有助於平衡城鄉發展（四一〇教改聯盟，1998）。

位於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設立也有和這樣的發展趨勢有關，1986年10月14日的聯合報便指出，地方人士爭取設校於雲嘉南，理由在於「在雲、嘉、南地區設立大學，符合區域均和發展原則，並可提升地方文化水準，且促使人口合理分配。政府目前財政情況良好，外匯充裕，投資教育事業可獲得最高報酬，大學培育人才對國家經濟發展、社會繁榮貢獻最大。」（黃顯淨，2017）

大學往鄉村擴張，卻也伴隨著市場化的趨勢，以投資興學為名，進行大學城土地利益開發，投資大學成了一筆「好生意」，讓集團企業與各方團體趨之若鶩（戴伯芬，2015），但，

這並不符合要求大學平等受教權理想主義訴求，反而更像是打著新自由主義市場開放的旗號所進行的政治酬庸（林宗弘，2015）。

弔詭的是，這樣的發展像是雙面刃，市場主義式的大學擴張，讓地方勢力帶來更大土地利益，鄉村設立大學帶來的大量人口，也破壞了社區居民原來的生活模式。但另一方面，在「縣縣有大學」和「大學與地方結合」的政策引導下，大學院校的區域化、地方化日益明顯，乘著本土化的風潮，在原有的學術基礎上，推動各地區域研究/地方誌/社區研究，成為許多大學安身立命的利基之一。

有些大學為追求發展極具特色的大學，開始與在地連結，或與地方政府合作，發展出具有特色的「地方學」，例如，淡江大學的「淡水學」、苗栗聯合大學的「苗栗學」、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的「彰化學」，以及國立嘉義大學的「嘉義研究」與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的「城市學」等（王卸風，2011）。大部分大學仍強調建立普遍性知識系統的熱衷及肯認，真正投入地方研究的人力與資源並不多，所謂高教學府的「地方特色」往往只淪為行銷的口號。大學在回應地方化、社區化的趨勢上，迄今主要表現在淺層次的由上而下的短暫服務上，如大學生課外服務，少數表現在地方性委託案上，至於更層深的課程及教學上則還不明顯（李錦旭，2017）。

雖然「地方學」能為研究成果將回饋地方，並累積與分享更多在地知識，但大學如何進一步的透過「大學－社區參與」模式，讓學校師生及在地民眾能彼此理解，讓大學扮演起「社區媒體」及「社區溝通」的角色連結大學與社區，是大學另一個重要的思考面向。

溝通／傳播（communication）是一種人際互動與意義交換的過程，人們在符號交換的過程中，共同創造、修正，並且改變我們賴以維繫的共享文化，因盤，「溝通即文化」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Carey，1989）。不過，文化的共享與流動不必然只是尋求文化的同一性，個體原有的殊異性，也可以藉由溝通的過程顯現，並進而了解彼此的差異。

社區媒體是小規模的公共傳播體系（Hollander & Stappers，1992：19），它所承載與溝通的不僅是在地民眾的意見表達，更是日常生活的種種文化形貌。從Habermas的觀點來看，溝通的行為存在於生活世界，透過語言、符號的行使，溝通的行動者會將意見的表達連結溝通參與者存在的主觀世界、客觀世界與社會世界，並且在溝通行動中形成言談的規範。因此，溝通的目的除了作為社會化的過程與尋求同一性外，更意味著行動者背後知識，即文化的交流（管中祥，2002）。換句話說，社區媒介不僅可以做為地方民眾表意及溝通生命經驗的中介，同時也是地方社群文化交流的空間。換句話說，社區媒體開放參與，開展對話空間的同時，社區媒體的參與者，亦可透過社區媒體訊息與文化的創造歷程，凝聚共識，形塑社區媒體文化社群。如此，不但能在互動的參與過程打破媒體特權，也能將社區媒介接近使用權提昇至媒體社群文化建構的層次，而這股文化創造力也是社區媒體源源不斷的生命力（李明芬，1996）。

退一步看，社區媒體若要成為公共論壇，得必須先強化社區居民之間的連結，這在鄉村地區尤為重要。Hoffman & Eveland (2010, 轉引自葉品興, 2012) 的研究就發現，在人口較稠密的社區，社區媒體增加在地新聞，能增進社區情感依附連結，這份研究報告顯示在地的社區媒體新聞提供一個共享的經驗價值，促進了在地身份的「在地認同的共同鏈結」(common bond of local identity)，進而促使培養社區共同的情感交流。

社區媒體不但是社區成員連結與論辯的中介，其所刊載的內容也是重要的在地庶民生活與文史紀錄。有別於全國性的主流媒體重視顯著的人事物，社區媒體反而關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與記憶，甚至是自己參與、自己書寫，讓歷史不再是與自己無關的經驗或知識，而是在地民眾共同擁有的歷程與文化。進一步來看，每一個人生活和成長的過程並非孤立的，個人的生命史和家族、社區的發展、變遷是互相交錯，因此，個人的生命史、家族史並非單屬於個人或家族本身，也是社區、在地的共同記憶，並且透過民眾參與建立的過程，將可以讓居民有機會去省視彼此的關係、成長的經驗，從而產生或增進相互認同（管中祥，2003）。

「今日美濃」於1974年創刊，是台灣第一份社區報，創刊之時，引起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的注意，新聞局及省政府便開始補助民眾回鄉興辦社區報（林福岳，2002）。在1970年代，台灣也正受到現代化主義思潮的影響，不但以英美為師，更想超英趕美。有些傳播學者擔心本地的經濟與文化主體漸失，鼓勵傳播科系的學生回鄉興辦社區報。雖然許多人認為，這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另一種操控媒體的手法，但卻也造就了台灣戰後第一次的社區報風潮（管中祥，2013a）。而文建會在1994年開始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也曾鼓勵各個社區發行報刊，當時有許多社區發展協會自辦社區報，內容刊載了許多社區大小事，但也有不少是社區裡的「官方」資訊。921大地震後，「全國民間災後重建聯盟」除了救助工作，並協助發展社區報，讓社區媒體作為在地資訊流通平台、相互打氣的媒介、在地的公共領域，共同尋求地方未來發展的可能。

台灣的大學傳播科系所屬實習媒體也具有社區媒體的性質，楊孝濬在政大任時與潘家慶、林懷民、趙嬰等將原屬實習刊物的《學生新聞》改為服務木柵景美地區的《柵美報導》（彭家發，1986），而世新大學的《小世界》、輔仁大學的《新莊報導》、中正大學《中正E報》等，都是以大學所在為主要報導對象。

除了文字與影像為主的實習媒體，另外包括中正、政大、輔仁、世新、長榮、南台科大等14所大學擁有實習廣播電台，其中擁有無線頻譜的有11家。透過無線電波的實習電台播送範圍較小，皆具有廣播電台的地方性特色，不僅讓社區的主張得以有效伸張，同時希望伴隨當地民眾作息、即時提供訊息服務、滿足社區需求，這些地方型電台也能肩負起減少城鄉發展差距的經濟、文化、教育使命（林俊杰，2001）。換句話說，擁有無線頻譜的實習電台使用的是公共資源，再加上多為小功率的發射範圍，服務的對象應該從校園走向社區，成為學校與社區間的橋樑，並扮演在地文史保存、教育文化、公共討論、社區培力的重要角色。

大學既已擁有媒體產製的設備與資源，又座落於全國各個角落，成為當地社區的重要成員，甚至是發展核心，從大學的社會功能與公民使命來看，讓實習媒體成為社區的資訊與意見交流平台，不僅符合其成立宗旨，更是惠而不費的作法（胡元輝，2016：26）。雖然不少大學傳播科系設置了實習媒體，但大多以學生為節目製作及新聞製播的主體，其報導時與受訪者多為一次性的接觸，較少經過長時間的田野歷程，或者將自己視為在地成員。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社團製播的「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透過田野調查，與村民共同生活，節目內容也以三興村村民作為主要的訴說者，讓村民自己講自己的故事，呈現三興村的文化歷史與日常生活。這樣的節目在大學與社區疏離的在地空間裡，有著什麼樣的文化意義？為什麼參與製播的學生願意走出校園、蹲點社區？這樣的歷程，讓學生有什麼樣的改變？對自己、對大學、對社區，又有什麼新的認識？

「急行軍講東講西」的在地行動與文化意義

「鳳梨急行軍」是中正大學的學生社團，成立於2017年，前身是「鳳梨急行軍-身體與社區行動工作坊」成員。這是由中正大學藝文中心及文學院的「戲俊人」計劃，於2014年所規劃的駐校藝術家活動，邀請差事劇團鍾喬及李哲宇擔任駐校藝術家並成立民眾戲劇工作坊，以戲劇帶領同學走入社區，透過田野與共同生活，共構在地文化樣貌（管中祥，2015）。

民眾戲劇具有高度的社會關懷，強調由下而上的以民眾作為主體，戲劇本身並不僅止於藝術性的思考，民眾戲劇工作者必須掌握現實的社會脈絡，才有進行社會改造的可能（鍾喬，1994）。民眾劇場作為學生跨領域學習的媒介，對於學生或學校而言都是一種新的嘗試，由社會性和藝術性著手，去開展中正大學在三興村的在地實踐（黃顯淨，2017）。也因此，鳳梨急行軍一開始即從田野調查著手，進入社區，貼近居民日常生活。這樣的作法一方面是讓學生走出校園，走進三興村，但不是一般實習媒體的一次性採訪關係，而是和村民當朋友，並把自己視為村子裡的一份子，另一方面，透過長時間交往與認識，也能夠學習在地知識，並且培養田野及訪談能力。

鳳梨急行軍作什麼？怎麼作？

「鳳梨急行軍」透過村民的口述訪談、田野調查，以中正大學所在地三興村為背景，融入在地生活與社會變遷，先後完成了《三興村的滋味》及《人像顯影——滋味三興村》兩套劇本，並且多次在校內及村內演出。2016年，由於藝文中心改組，新的行政團隊與「鳳梨急行軍」在工作目標及方式上有所落差，隔年，「鳳梨急行軍」獨立成為學生社團，並且暫停民眾戲劇的工作。2017年開始轉換型式，但仍延續以往的作法，從在地出發、從民眾的歷史、記憶、故事出發，訪談村民錄製廣播節目於傳播系的「中正之聲荊聲荊事 FM88.1」電台放送，至2018年1月，共製播了兩季，26集節目（附錄一）。

結束民眾劇場的時候有個空窗期，但我們依然作田野和讀書會，我們也在想，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再繼續跟村民互動或溝通，鳳梨急行軍本來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

社區跟大學有一些聯繫，在聯繫的過程中去縫合或者是說找到一些大家可以共處的方式（編號3訪談紀錄）。

雖然從學校行政單位獨立出來，但「鳳梨急行軍」仍然持守過去的理念，希望與居民是長期、深刻的互動關係，將過去進行的閱讀及田野調查重新整理與沈殿，轉換成不同形式，讓村民有更多參與的可能。

村民會來看戲，但不會把他跟我們平常在村子裡做的事情連結在一起。之前在訪問村民的時候，他們也會說平常有在聽廣播.....像是翁雀阿嬤也常講她在調那個頻阿，最近聽了什麼節目。不只聽到一位村民說過他們有聽廣播的習慣，當有人提出可以做廣播的時候，傳播系剛好有這個資源，藉由廣播的方式放送出來，跟他們生活的生活可能會有更多一點的連結，另一方面廣播也可以在網路上收聽，有興趣的學生也方便聽到（編號2第一次訪談紀錄）。

雖然在民眾劇場時期便透過大量訪談及田野過程，長時間與村民接觸，不過，大約每半年才有一次戲劇演出，並且要到特定的地點才能觀賞，內容又大多是三興村歷史變遷，和村民的日常生活距離較遠。但收聽廣播卻是部分村民的日常，製播主題與平日生活關聯較密，每週播出，互動頻繁，回饋立即，也可以保有長期且密切的互動。而這樣的互動關係還有更深層的意義：

很多大學會去社區服務學習或做功課，但大多是一次性的關係，很打擾居民，學生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之後就沒有再來過了.....我們希望和村民發展較長期的關係，一直延續下去把這裡記錄下來.....（編號2第一次訪談紀錄）。

一般課堂作業或校園媒體的採訪，大多只是只是一次性的「消費」關係，即使是強調公共新聞的模式，學生也可以只是因為議題或報導而進入社區，未必能和居民有更密切的互動。對居民來說，反而得花時間，攔下要務陪學生「作功課」，協助完成「作業」，學生若未能將成果回饋村民或社區，更讓村民備受打擾。「鳳梨急行軍」不希望村民只是幫助自己完成工作的「工具人」，從戲劇工作坊以來便進入村莊，從交朋友、請益開始，透過田野生活與村民長期互動，希望能保持長久的關係，並且將在地的歷史與記憶記錄下來，而這些田野的「成果」，也成了「鳳梨急行軍」廣播節目內容的基礎。

為了能與村民更深刻的互動，也強化製作者的背景知識，每學期節目製播前，「鳳梨急行軍」會進行讀書會、工作坊、田野調查訓練。他們讀的書大致以藝術類、社造類、歷史類、方法類為主，讀書會與廣播節目製播同時並進，雖然閱讀的讀本和節目製作未必有直接關聯，但無形中卻影響著成員們製播節目的思維。像是編號7就說：

我導讀過《勞工看的台灣史》就和田調時村民所講的東西有所呼應。例如有一個「肥料換穀」政策，提到製糖業的發展，如何向農民收購、加工、分帳，這就和三興村過去的產業有關。我們問到一些那個村民說以前種甘蔗是「第一慇，就是種甘蔗給

人稱。」之類的經驗，就會和書本連在一起。讀書會的書是一個背景知識、背景的補充，讓我們比較知道到底那時候發生什麼事（編號7訪談紀錄）。

透過閱讀，能讓成員們反思行動的經驗，用庶民或結構的角度看待歷史事件與村民生活的關聯，有助於成員們思考每集節目的問題意識及訪談問題。學期初的「工作坊」及「田野調查訓練」也是製作增能的重要一環。舊成員會帶著新成員進行田野調查，一方面是能力的培養，也是帶著新成員在村裡「現身」，介紹新成員讓村民認識。舊成員在田調過程中和村民聊天也讓新成員從旁學習，例如，如何與村民開啟話題？如何讓聊天氣氛不尷尬？如何熱絡聊天氣氛？如何與村民搭上話？如何從與村民的閒聊內容中擷取田調的目標？都是進入田野必要的練習。

每學期，「鳳梨急行軍」會先確立當季節目的「宗旨與目的」，接著發想相關製作主題。每集節目都有2-3位成員製作與主持，整理完既有田調資料及相關資訊後，構思訪談題目，接著進行村民的訪談。不過，第二季的製播順序剛好相反，先開始和村民聊天、蒐集資料，再慢慢地進行與主題相關的田調與閱讀，最後再形成正式的訪談大綱。訪問結束後，進行剪輯等後製，最後在播出前一週完成節目。

「鳳梨急行軍」節目產製的準備和許多實習媒體有所不同，特別是讀書會、工作坊、田野調查訓練都必須花更多心思投入。然而，這樣的準備歷程對於節目製作有什麼樣的影響？其所製作的「急行軍講東講西」又展現出什麼樣的在地意義？

「急行軍講東講西」與在地「小歷史」

第一季節目以大的社會歷史為架構，從二次世界大戰、民雄大轟炸、城鄉變遷出發，但聚焦在村民的與大歷史之間的關係，相互呼應、相互對照，讓歷史不在只是書本裡的官方紀錄，也包括不受重視的一般鄉民的歷史記憶，而這也是座落於台灣各地的大學可以承擔的基礎工作。

以廣播節目方式保留一個地方的歷史，我覺得對一個學術機構在這個地方是滿重要的，因為作為一個學術機構，你的學術知識如果跟地方沒有連結會有點可惜的，也會讓人覺得你在這地方的意義不大（編號3訪談紀錄）。

管中祥（2010）曾調查全國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發現，在 178,765 筆博、碩士論文中，以「嘉義」為論文主題的博、碩士論文有 978 篇，其中嘉義地區的大學生產的佔 630 篇；若把主題縮小到境內及鄰近區域共有四所大學的嘉義縣民雄鄉來看，以民雄為研究主題的博碩士論文只有 20 篇。調查的時間距台灣廣設大學的政策已有二十年左右的歷史，以週圍有四所大學的民雄為研究對象的博碩論文數量依然不多。然而，廣設大學的目的，除了縮短城鄉差距，也希望大學能為在地提供知識基礎，但從民雄經驗來看，在地的的大學尚待發展的在地研究，也需要系統地透過地方研究豐富大學的內涵，建立與當地民眾的連結。

「急行軍講東講西」雖然只是校園電台的廣播節目，但卻扮演起大學該有的在地連結與社會責任。節目中口述訪談，不只是在地村民的歷史紀錄，也將歷史的詮釋交給在地真實的生活者，藉由庶民的歷史建構，能呈現當地人的生命經驗。透過這種歷史書寫，提煉過往的經驗，讓歷史成為「自己的」，而不是與自己無關的「知識」（吳密察，1998：11）。另一方面，庶民的訪談與記憶，也是和主流史料與史觀的重要對話或補充。例如，在過去讀書會蒐集了有關二戰的文獻資料，希望節目透過村民的訪談與過去蒐集到的知識相互呼應，但，編號7卻發現了兩者的落差。

第二集是講防空洞，我們找到的資料大多是一些著名士紳的日記，他們談的是戰爭現在發展到什麼地步了？國際局勢是怎麼樣？也會講說他們家裡哪裡淹水？哪裡被炸掉？當時的心情如何？.....可是當我們訪問鄧翁雀阿嬤的時候，她不太會去講說那時候的心情是怎麼樣。講的是那裡有防空洞！防空洞長什麼樣子，是那種眼睛看得到的描述.....而有關於民雄大轟炸的內容，是問村民才得到的，民雄這裡情況都不在那些仕紳描述之中。村民的訪談呈現的是不同於台北仕紳的另外一個地方、是另外一群人對同樣事件的記憶和觀點，透過村民口述，大家就可以知道.....喔！原來！還有這樣的.....（編號7訪談紀錄）

日治時期，施行南進政策，日人在民雄建立了放送所（今民雄廣播文物館），透過兩座發射鐵塔傳遞軍情。美軍以摧毀鐵塔為目標，在1945年間，對民雄進行大規模的轟炸，多次轟炸並未命中鐵塔，一旁的民雄街區反倒滿目瘡痍，民雄街市毀壞大半。這段豐富的歷史，不僅在文獻中少見，中正師生也十分陌生。然而「鳳梨急行軍」透過田野訪談，在廣播中呈現了村民的歷史記憶，不同於士紳階級所紀錄的二戰經驗，同時也在節目中補充了史料中未被記錄的民雄大轟炸的庶民口述記憶。過去，歷史是知識階層的專利，不但歷史的內容以王朝興衰、諸侯將相為主，撰寫歷史的是上層知識分子，甚至還要官方審核或介入才叫正史；即使是地方志書，也是仕紳階級在官方監督下所編撰（楊長鎮，1998），透過田野訪談或廣播節目讓民眾成為口述的主體，即是一種歷史的記錄，而這種地方歷史的建構，不僅讓社區居民有機會用自己熟悉的語言描述在地的生命經驗，透過共同參與歷史的建構過程，也能呈現更多元、更貼近草根的歷史樣貌。進一步來看，這種小歷史不僅是草根的、民眾的、非官方的，更是地方的歷史，相較於地方文書的官方記錄，透過地方媒體的記錄與傳遞，讓人們更容易以最簡單的方法接近與理解地方發生的小歷史，並且是建構大歷史的基礎（管中祥，2003）。

第一季節目結束後，節目內容開始調整。原因有二：一是經歷第一季廣播製播後，鳳梨急行軍成員們普遍感到疲倦，而這樣的疲累感除了來自於大部分成員初次製播節目，技術操作尚未純熟，還包括在第一季時，節目製作以「資料整合」為主、「村民參與」為輔，在整理資料時，必須閱讀先前的田野筆記之外，亦需要找更多相關資料作為節目素材，對成員們而言是不小的負擔。

轉型的第二個原因在於「拓展人脈」，由於第一季時邀請來上節目的村民大多是鳳梨急行軍長期耕耘、培養關係的村民，到了第二季，鳳梨急行軍希望能以廣播製作認識更多村民，並以較輕鬆的製播方式與村民互動，期盼能帶來不一樣的效果，並希望將節目製作的思考轉向「村民參與」為主、「資料整合」為輔。

第二季節目著重在三興村中個體的日常對話，讓更多村民及聽眾聽到彼此的故事，因此有了與婚嫁習俗相關的「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與女性生命史相關的「女強人故事&三興村女性原生家庭成長故事」、與個人生活故事相關的「身體保健」、「小時夢想&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育兒經」、「行行出狀元&打工經歷」、與在地飲食習慣相關的「庄內好滋味——早餐篇」、與大時代中氛圍相關的「流行歌曲介紹分享」、「選戰風雲序幕」。

第一季著眼於三興村與整體社會的關係，第二季則縮小到村民本身，但從個人的生命及闡述中回歸到整體大歷史的脈動及發展。換句話說，雖然節目談的是村民的日常生活，但這些日常卻也深深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例如，有一集的節目主題是流行音樂，急行軍就發現，即使是住在同一村落的居民，其不同的生活經驗，也會不一樣的熟悉旋律。

珠華阿公跟我們分享很多日語歌，感覺他在不同狀態有不一樣的歌曲。譬如說他在當空軍時，唱日本的軍歌，小學也有小學的歌。珠華真的很喜歡唱日本歌，他覺得日本歌比較貼近那時候的自己，才能唱出那種口氣(台語)跟那個狀態，他覺得現在的流行歌，無論是台語或國語都唱不出當時的感覺，當時的歌才能夠唱出心聲。但是，翁雀阿嬤卻覺得台語歌可以表達心情，翁雀跟我們分享她喜歡的歌曲，蠻多都是悲歌，跟她離家背景去工作有關.....（編號2訪談紀錄）。

急行軍的田野調查與訪談發現，當時許多村民離鄉背景到外地工作，其實和三興村的產業與生活型態有關。

位於民雄的「中正大學」有「鳳梨田大學」的別稱，是因為學校附近的主要作物是鳳梨，大部分的師生也只看到眼前的「鳳梨田」景象。但事實上，三興村鳳梨產業直到 1990 年左右才開始發展，在此之前，村子的主要作物是麻竹、番薯或樹薯，也曾大量種植甘蔗，三興村則是附近糖廠原料的產地。

我們問了很多事情，才慢慢知道那個年代的狀況，像素蘭那時候去日本幫忙削甘蔗，也是我們問了以後才會知道的事情。這些都是需要調查、需要訪談，才會得到的結果（編號5訪談紀錄）。

中正大學附近過去一直是虎尾糖廠原料採集區域農場，當時，甘蔗種植區域分布地區大致在三興村陳厝寮及部分大坪頂地區，還有運送甘蔗的五分車鐵路「陳厝寮線」。1989年，中正大學建校，甘蔗種植面積下降，且因為配合都市計畫，原本通往好收農場辦事處的大坵線支線陳厝線也在同期被拆除（周妙穎等，2018），目前三興村除了少部分區域，很少見到

甘蔗田的蹤影。素蘭在受訪時表示，日治時代會招募一些台灣人坐船去日本種甘蔗，一次大約待上4、5個月，她當時為了生計曾經到過日本一趟。

這樣的歷史面貌並不存在大部分中正大學師生的印像裡，但如果不去問，不去田野的話，就不會得出來那些東西，對於較少和三興村居民往來的中正大學來說，若不是願意走出校園，走入田間，透過田野訪談，也很難了解這些豐富、有趣的在地歷史。

不只是唱什麼歌、作什麼樣的工作，村民戀愛、婚姻的形式也和社會發展有關。

我們現在會覺得結婚前一定要談戀愛，不論是做什麼工作的，應該都可以有機會養活自己，但是真正跟他們接觸之後才發現那個年代和我們現在的生活有點落差。他們是直接結婚，然後才可能有戀愛，也沒有什麼機會想以後要作什麼，除了種田要幹嘛？他們只想說要趕快賺錢，因為，因為家裡沒錢，我就是要出去工作賺錢，像素蘭阿嬤他小孩也是國中畢業以後就去台北工作，不會像我們現在還可以想比較多.....（編號5訪談紀錄）。

每一個人生活和成長都與社會發展相互連結、互相交錯，我們看到的個人生命史並非只是自身的經歷，也是社區、在地的共同記憶，並且鑲嵌的不同的歷史結構之中。對於「鳳梨急行軍」的同學來說，不但是透過廣播節目進行在地小歷史的紀錄，也在這樣的過程中，認識不同世代的差異，並且自我反思，也和當下的生活進行對話。

田野工作就是能夠更深入的認識三興村吧，就不只是看一些資料，或者只是漫無目的地走來走去，或是只是待在學校裡面。沒有去問，或者多看一點，了解就很侷限，可能就知道說這裡是一大片的鳳梨田阿，也會不知道這個地方其實發生這麼多很豐富的故事。不同時期居民的生活是怎樣？他們的想法是什麼？每個人跟村子裡的連結、村民之間的關係或和歷史的關係是什麼？沒有進行田野工作就會不知道（編號2第一次訪談紀錄）。

中正大學的學生比較不太能了解村民的生活耶，以我的同學來講，他們就只知道這裡種鳳梨阿，最多也就是去琪琪優格阿、旺萊山這兩個地方玩，不是很在意地方的生活是什麼.....我同學就會覺得說種田，或者是當農夫這件事很辛苦、很窮，會很累，可能又因為天災，收成什麼都很麻煩，他們就會覺得村民很弱勢，很需要幫忙.....但其實村民的槌球很厲害啊，也會辦活動，以前是覺得鄉村的人可能活動沒有很多吧，但是他們感覺很忙耶。要種田、要看股票，還要打槌球、去唱歌，跟自己的想像不太一樣，不在我的意料之內（編號5訪談紀錄）。

透過田野調查與節目製播，「鳳梨急行軍」記錄在地居民的「小歷史」，不論是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或者鑲嵌在大的歷史結構，不但村民的歷史被記錄、被看見，也讓中正大學師生有機會認識在地的文化與生活經驗。然而，這樣的歷程，除了完成節目、記錄文史，對於參

與製作的「鳳梨急行軍」來說，又有什麼樣的意義？對這個居住數年的「異鄉」以及專業所學又有什麼新的認識？

重新認識鄉村、反思專業

編號5原本對鄉村的想像是一種與世隔絕、過著悠閒的生活的世外桃源，但因為參與廣播製作，經歷田野過程，對鄉村開始有著不同的理解。不過，對其它同學來說，來到民雄，來到三興村大多只是居住四年或兩年的過客心態，對於三興村或民雄的了解，偏向當地的美食或名勝，較少能有多樣的認識。但若有意願進入鄉村，認識村民，會對鄉村生活有不一樣的認識。

我自己是在都市長大的，比較不容接觸到農村，接觸之後會有不同的思考。對於社區會有不一樣的想像。因為在都市社區裡感情的連結不強，但在三興村裡情感連結強，想了解村民之間的感情連結、對於整個社會問題、產業的想像。像村民對於農業的問題蠻了解，在都市比較不能接觸這一塊，也會想知道他們對於社會的看法，覺得跟都市人不同。像村民對於自己的社區其實是很驕傲的，他們覺得這種人和人之間的感情關係是很好的，反觀都市裡的人很陌生，即便村子裡雖然不繁榮，但是人跟人的感情很緊密……（編號1第一次訪談紀錄）

其實大家可能從各個不同背景，或者各個不同的地方，然後來到了這個地方讀書，但是並不想去了解這個地方，那他在哪個地方讀書都一樣啊！也失去了來這邊讀書的意義吧！對我來說，有機會可以來到這裡，一個全然陌生，或者，這輩子可能不會接觸的地方，為什麼不去認識呢？……我會覺得滿可惜的，在這裡可以讓你更認識台灣，眼界更寬（編號2第二次訪談紀錄）。

包括中正大學在內的「鄉村型」大學，通常距離市中心有段距離，週圍的生活環境也不如城市熱鬧，一但到了週四，就有不少學生離校返鄉，或到市區，直到週一、週二才會回校上課。對不少學生來說，平日生活範圍大多在校園內或校外餐廳，很少有機會或意願跟在地居民往來認識，各自過各自的生活，活在自己的「大學城」裡，缺乏對在地的基本認識。即使大學畢業也可能對「鄉村」停留在既有的印象，未見許多內在差異。即使是平日就關心社會議題的學生，在田野訪談之後，也會更發現村民們在許多議題看法的不同。

以前接觸到土地徵收（指國民政府來台時一連串的土地改革政策）議題時，都會以為村民好像都覺得政府很討厭阿，讓他們失去了土地，但在那個歷史的狀態下，不同的村民有不同的身分，也會用不同的角度看待此事。……那時候訪問珠華關於土地議題的時候，然後就發現他其實跟其他的村民的看法跟觀點就不太一樣阿，他其實就是比較站在政府那一邊，但當然可能跟他的身分有關係。就是在那個時代下，或那個歷史的狀態下，不同的村民有他們不同的身分，然後不同的身分其實看待事實的角度都是不同的，那，我那時是覺得說好像就是不能用同樣的面向跟角度在看

待這件事情吧，然後也不能就是，可能現階段聽到大部分的人都是怎樣講，然後就覺得事實的情況或大家的感受都是相同的.....（編號2第二次訪談紀錄）

即使是住在同一村落的居民也有著差異多樣的面貌，而這些差異、觀點，則展現出不樣的世界觀，但，在大學殿堂的知識系統中，也未必能體認到其中的真實與不同。

學校不該是一個圈住你的地方，你如果有去了解三興村，有去了解陳厝寮的話，你的範圍會變得更廣.....不能只有專注在自己的科目，應該要擴及到在地本身（編號5訪談紀錄）。

所謂學院知識較具普遍性，但村民講的東西可能是我不了解的，或者是我讀很多書也不會觸及，也摸不到.....在田野裡的長期經營會發現，同一群人或是住在同一個地方的人，他們其實也有不同的歷史認識，不同的生命經驗，這些經驗是有幫助於我們對社會的了解。田野經驗也讓我比較能從庶民的觀點看待社會、看待歷史，透過鄉民的觀點重新認識社會結構與歷史。（編號3訪談紀錄）

大學的課堂並不只是在教室，還在田野，也在社區，走入社區的學習，不僅能與學院知識對話，試著從「庶民」的觀點認識世界，看到鄉村生活的多樣性，對學生來說，也能從村民的身上學到不同的生活態度。

像那個素蘭阿嬤她就會想說因為她的家庭去日本打工阿，村裡也有人國中畢業就去台北工作，感覺有點像「外勞」。我會擔心如果我一個人去日本，去台北的話，那要怎麼辦？像我18、19歲，從台北過來這裡念書，爸媽會擔心很多事，但村民會因為家裡的經濟，提早面對社會，不會像我們現在顧慮很多。他們面對的狀態比我們更艱難，也更勇敢（編號5訪談紀錄）。

我以前生活就比較是比較個人，不會跟厝邊隔壁互相往來，單純的上下學，但現在和居民會有多一點互動，比較是一種社群的關係，也會想到老了會不會也這樣子呢？.....有同學作了訪調之後開始改變，他以前都把垃圾拿到學校去倒，後來就調整跟阿嬤或是村民一起等垃圾車，有時就會遇到鄰居一起聊天（編號3訪談紀錄）。

與村民接觸，不只是認識，還是反思，對學生而言，這樣的歷程不僅是在農村生活裡的探索與學習，並且反思自己和家人，和原生社區的關係。有幾位同學因為田調打開視野，進而開始為村民拍攝紀錄片，其中一位同學便提到：

我覺得跟村民學到什麼比較多是反思性的東西，我媽就會很直觀地跟我說我們家的阿公90幾歲也是經過日治時期的人，你怎麼不來以他為主角拍片？我才會有意識到這樣的人物他在我的生活中是存在的，而且他還是跟我關係更近的人。可是我平常思考事情的時候不會從親近的人開始，反而會是從外面開始做才會想到說「喔！原

來這些活歷史是存在我本來的生活關係裡面！」做廣播節目之後我也會去想，假設我今天回去屏東我是不是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我家那邊的社區模式跟這裡也是有點像，長期都在外面讀書，就會覺得說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帶回家做做看，或者有沒有什麼發展的可能性，比較多是這種反身性的想法（編號4訪談紀錄）。

反身性的展現不只是在於對鄉村多樣性的理解，以及面向鄉民，向鄉民學習的態度，也體現在學生們在學科專業的反思。例如，就讀成教系的編號2便提到了這樣的歷程與其在所學的差異，並且反省專業的侷限。

我們系上雖然都會談老人關懷、社區營造，但都是一些口號式的說法，而且很利益取向，把老人當成消費者，想辦法讓他們來上課，社造也是地景式規劃，造成各個地方的社區都長得一模一樣，完全忽略地方的脈絡跟文化。參加「鳳梨急行軍」會讓我去認識這個地方，了解地方的文化脈絡，或者是居民生長在其中的樣貌（編號2第一次訪談紀錄）。

編號2不但反省了既有課程的侷限，也提到長期的田野經驗，讓她更懂得如何進入對方的生命經驗，了解表面言談之下的內心世界。

因為我們所學很需要跟長輩相處，而村子裡大部分都是長輩，作「講東講西」節目，讓我學到跟長輩相處、聊天的技巧，試著去了解一個地方的脈絡跟文化，讓我可以看見更多的東西。不單單只是聽他話裡表面所說的那樣，而是試著去聽出他話語裡的其他東西，有很多事情是用語言說不出來的，必須深入接觸才能感受。雖然系上也會學一些高齡者的心理學，卻很理論，但田野的歷程讓我可以把問題看得更深（編號2第二次訪談紀錄）。

進入受訪者的生活世界，才能有機會共感文化，理解受訪者表達的深層意義，這不僅是關心老人、成人教育的系所必須有的實務能力，對傳播科系學生也一樣重要。就讀傳播系的編號5就比較了她和同學之間的差異。

跟著田野調查以後，比較瞭解這地方歷史、地方的脈絡，更了解在地人說的話，也比較知道怎麼去作訪談。例如，我們有個作業和鳳梨有關，同學們會直接問村民「鳳梨對你的意義是什麼？」「鳳梨有沒有帶給你什麼改變？」這真的能問出什麼東西來嗎？這些問題滿抽象的。問完之後，村民就說：「沒有啊，就鳳梨阿！」……這不是一次的訪問或一次的田野就能了解村民的想法，鳳梨對村民的意義也不是只從一次訪談就能得到解答。我覺得應該是要有很多的田野跟他們接觸，才可以了解他們生活上產業的轉變到底是什麼關係。這些抽象的東西村民也未必說得出來，需要田野觀察，否則只是很表面（編號5訪談紀錄）。

事實上，新聞科系的學生如果能進入社區觀察採訪，同時參與共同解決並地方居民生活上的問題，不僅能落實理論概念的實踐，也較能清楚社區問題的所在（Clark & Monserrate，

2011)。傳播系大四的編號7也修過系上實習媒體課程，她也比較了「中正E報」及「急行軍講東講西」在製作方式及與村民關係上的差異：

自己做E報時跟受訪者不會有太多往來或實際的關心，比較是一次性地做完新聞而已。但是做廣播做完會燒成CD送給村民，沒錄過的村民也會送，像朋友一樣長期跟村民接觸，這跟E報是很大的不同.....E報學生是以前沒見過面就突然來採訪你、有時間限制、想知道特定的東西，急行軍作田調的時候雖然有主題，但不會限制對方說什麼（編號7訪談紀錄）。

傳播教育偏重專業訓練，相對忽略通識與人文課程（王石番、陳世敏，1996），然而，新聞傳播工作處理的是「人」與「社會」的議題，而「人」與「社會」卻有著多樣的面向、多元的價值，存在著不同階級、性別、性取向、種族、年齡、地域等各樣差異（管中祥，2015b）。另一方面，新聞工作越來越強調速度，記者較少有充分的時間準備採訪工作，即使實習媒體不會強調新聞產製的速度，但學生也未必會願意花時間事前準備，或願意進一步關心受訪者，但若對於不同文化經驗的群體缺乏接觸與理解，則容易造成誤解，甚至發生衝突。

中正傳播系學生就曾有部以村子裡土地公廟為場景的劇情片引來村民非議。

影片描述一對熱戀中的男女，來到傳說中位在學校附近供奉著孤魂野鬼的「陰廟」拜拜。女主角拿香許願，希望永遠跟男友在一起，也要男友以後回廟還願。有天，男主角騎著摩托車載著女友，心裡卻想著另一個女孩，途中發生車禍，女友身亡。男友因而得到大筆的賠償金，但卻跟另一位女同學眉來眼去。女友的陰魂一直纏著男主角，最後主角受不了心裡的壓力，回到「陰廟」「還願」，上吊自殺。

那其實是陳福德爺廟啦，就是土地公廟。但學生卻把土地公廟變成陰廟，很多村民蠻不高興的，影片上傳距離現在有一段時間，村民卻還記憶很深。因為學生不知道這邊的事、不知道廟的歷史，把這邊的土地公廟變成陰廟.....（編號6訪談紀錄）。

這部影片在Youtube創下百萬點閱，但卻引起爭議，影片中的「陰廟」一點都不「陰」，而是三興村民日日供奉的土地公廟。這座鄉間小廟雖然「幫助」學生完成作品，並創下極高點閱，但卻惹來村民的不悅；對學生來說，這間廟不過是挪用的場景，但對村民而言，卻是信仰生活的神聖中心。附近的居民提到此事仍然耿耿於懷，直說「阿~那是騙人的啦！那是學生在那邊鬧的啦！」

這部影片於2012年上傳，至今將近六年，但村民仍然記憶猶新，就如同前述的改路名的爭議，對中正大學一直存在著負面記憶。如何讓適當地提醒學生尊重在地、了解在地，是強調大學社會責任的大學教育不能忽略的面向。即使有些課程鼓勵學生關心在地，或者開設公共新聞或公民新聞課程，試著從民眾的角度的報導新聞，但如果與居民的往來只是帶有一次性關係，而沒有較長時間的參與或者文化浸入，難免引起誤解與衝突。另一方面，學生作

業的成果大多是在課堂或實習媒體展現，村民並不清楚受訪的「成果」會被以什麼方式呈現？是否遭到扭曲？是否斷章取義？村民沒有得到學生的回饋，相反的，在現實生活卻是不斷被打擾，年復一年被問同樣的問題、作相似的作業，一再「陪公子讀書」，亦會對學校及學生有所抱怨，甚至不堪其擾。

不論是「急行軍講東講西」或者其它的實習媒體，都試圖發揮社區媒體的功能，但不同的思維價值與產製方式，也讓這些媒體與在地的關係有所差異。然而，媒體不只是具有有形的物理特質，產製者的本身，也具有媒介的特性，村民也會從產製者的身上，認識其所代表的機構，及其所反應出來的價值。若是如此，三興村居民又會從「急行軍講東講西」身上看見什麼樣的大學形貌？或者對中正大學的印象有什麼不同？

「急行軍」即媒介

除了深入社區，並為避免上述問題，「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不僅透過無線廣播的實習電台FM88.1頻率播出，也把每集節目燒成光碟，送給參與錄製的村民。

我們把CD給村民，他們很高興的，一開始錄節目的時候可能不清楚我們在作什麼，但看到成品，他們才真正知道到底是在做什麼，如果只是告訴村民我是在作廣播節目，而沒看到成品前，他們並不清楚我們作了什麼（編號5訪談紀錄）。

村民聽的時會都辨識說這聲音是誰的，他們聽一聽就會說：「這是挖共入內。」「這是你哪！」.....村民會覺得這是個很特別的經驗，會跟家人或小孩分享。像黃菊阿嬤就會一直跟她女兒講說，一直有學生來找她去唱歌或是跟她陪她練習唱歌。一開始會覺得說好像她就是把我們當小孫子在看，可是後來會覺得她其實把我們當她的小夥伴，會陪她娛樂，不像祖孫那麼有距離，而比較是朋友關係。對他們來說，唱歌不再只是自己生活中的娛樂，還可以放送給大家聽，也可以告訴大家在陳厝寮有日文班、有唱日文歌這類的故事（編號4訪談紀錄）。

他們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回饋，發送CD或是賀年卡並不在他們的預期之內，當他們收到就會有點驚訝說：「原來還有這樣的回饋。」過去跟村民拿資料或訪問的人大概都不會有這樣的回饋.....（編號1第二次訪談紀錄）。

對村民來說，學校師生平常並不常與村民互動，但有作業、報導或研究需求，便會來拜訪村民，這樣的互動模式，並無法建立彼此的信任關係。然而，適時的回饋與分享是必要的歷程，不但是大學將成果回饋給村民的重要環節，也是建立友誼與認同的起步，甚至是改善大學與社區關係的關鍵。

李伯原本跟急行軍有點生疏，可是在送CD給他之後就拉近我們之間的距離，他還會說之後還可以再去找他聊天。.....還有像素儀姐他們柑仔店的老闆，他們一家人

原本都超冷漠，可是後來也說有空也可以去找他做廣播（編號1第二次訪談紀錄）。

村民對我們在做廣播持蠻肯定的想法，在早餐店吃早餐的時候，老闆也會向那些阿公阿嬤介紹我們，會跟客人說：「喔他們在學校做廣播阿，作一些跟村子有關的故事。」其中一位客人後來還成為我們的受訪對象（編號2第一次訪談紀錄）。

當年，中正大學興建時，除了五穀王廟捐贈土地，民雄鄉民更是滿心期待，舉辦了各樣歡迎與慶祝活動，大學入鄉之後，雖然帶來了人潮，但同時也帶來了噪音、車禍、地價上漲等各樣問題，村民對中正大學也就越行疏離，甚至留下不好的印象。

村民對學生的想法還是比較偏向於負面的，就是學生很吵阿，然後.....車子騎很快，也不知道學生到底在做什麼（編號3第一次訪談紀錄）。

有村民就覺得，很多人進來了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促進一些消費，可是也會造成村子裡面的房價就變高了，年輕人就可能不會回流定居，原本想在這裡養老的人就可能不會選擇在三興村裡面養老.....（編號1第二次訪談紀錄）

純樸的鄉村因為大學的到來劃破了寧靜，也帶進村民日常生活的驚恐。面對這樣的問題，中正大學曾舉辦各樣敦親睦鄰的活動，但村民與校園之間的隔閡依然存在（黃顯淨，2017），除了因為這些活動未能讓師生及村民之間能有長久且深入的了解，學校和社區的關係往往也在活動結束後也疏於維繫；另一個原因則在於設校之初，學校和村莊的關係便是兩個不同的主體，兩條平行的軸線。

中正大學在三興村的規劃除了校園內部以外，政府也在大學周邊規劃了 450 公頃「中正特定區」，包括了商業區、住宅區、休閒區等，意使社區與學校相連。但規劃時，中正大學以自身的需要去建設，未能看見從在地出發的文化思維。當時，中正大學期待以國外的大學城做為榜樣，去構築大學與社區的樣貌，不過此時的三興村，正是鳳梨產業起步的階段，農民開始與農試所合作，進行田間試驗，進而在 1990 年代開始大量種植鳳梨。大學與地方同時展開了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循著各自的道路各自發展，但是兩者又因地緣性的關係，產生了生活上的紛擾，像是地方村民覺得學生騎車太快、垃圾亂丟，學生則覺得施肥很臭、村民不守交通規則，而更多的卻是對於地方村民的存在無感。（黃顯淨，2017）。

打破大學與在地的高牆是落實大學社會責任的第一步，然而，若不試著調整過去「活動式」的往來，或者「一次性」的採訪關係，試著將自己視為在地成員，或者更深入地與村民共處，學校與社區之間仍會存在鴻溝。

事實上，溝通／傳播（communication）的目的是為了看見彼此、共享文化，進而讓不同的主體有機會成為社區／共同體（community），過程中需要社區／社群媒體（community media）作為連結彼此的橋樑。校園媒體作為一種媒介，不單只能發揮社區報導的功能，還

能有機會進一步讓校園與社區相互連結，讓學生認識在地，甚至認同，進而成為社區共同體的一份子。「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和「鳳梨急行軍」也扮演了這樣的角色。

我同學有時會收聽「講東講西」，會對我們訪問村民感興趣。像在早餐店那集，因為同學剛好是住在附近，就會對我們訪談對象有興趣。急行軍或是講東講西作為一個媒介就是連結學生跟三興村，我覺得有發揮到它那個功能，就是有人會去好奇說……喔，急行軍在做什麼或是講東講西到底在播什麼內容？或是他會很好奇最近三興村發生過什麼事，但他沒有那個管道可以去了解，透過急行軍就可以知道說就是三興村曾經發生什麼事，可能是大的歷史，也可能是像早餐店這種日常生活上的事（編號1第二次訪談紀錄）。

雖然，知道「講東講西」節目的同學並不多，節目也僅播出兩季，尚無法評估會有多大的「效果」，但這樣的節目不但能保存在地的「小歷史」，也能作為中正大學師生認識三興村的渠道。不單是廣播節目，參與製作的「鳳梨急行軍」也成了中正大學與在地連結的另類媒介。

我們是會幫村民連結到學校學生，同學也會透過我們去找村民，或者問我們一些和村子有關的問題，村民們如果對於學校或是學生有什麼問題或想法就會來問我們，鳳梨急行軍就這樣變成傳遞兩者之間的中間者（編號3訪談紀錄）。

然而，中正大學和三興村隔閡多年，村民也對學生有許多負面的經驗，這些既定印像就會因此改觀？

村民會覺得我們是和他們交情算還不錯的一群中正大學的學生，比較沒那麼討人厭的同學，不會把負面經和我們聯想在一起，但我們沒辦法代表整個整體（編號3訪談紀錄）。

村民會覺得學校居然有一群人會來做這個地方的歷史或者是對他們的生活感興趣，而我們和村民也不會是一次性的關係，會不時到村子裡走動。現在也做了兩季了，村民會有一種很認真在紀錄他們的生活、記錄他們的歷史的感覺，也願意去跟他們溝通、互動，也因為我們，會覺得中正大學跟他們不會沒有關係（編號2第二次訪談紀錄）。

中正大學對村民的認同是否增加？這我比較不清楚，可是村民對中正大學的認同我覺得應該多少有增加一點點，至少知道說中正大學裡面真的有一個電波發送的電台，真的能放送關於他們事情，大學的東西不只是大學自己在用，也有做一些跟在地有關的事（編號1第二次訪談紀錄）。

「鳳梨急行軍」和「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透過了長期的田野，並與村民深刻地相處，不僅製作了和三興村有關的節目，也保存了在地的「小歷史」，發揮社區媒介應有的功能，但這

樣的功能不單只是製播節目，自己也成了媒介，成了學校與社區看見彼此、相互理解的中介。

結論：浸入在地，尋求共好

大學對在地的冷漠，其實是系統性的問題。大學自由化後，許多縣市爭相邀請或爭取大學到地方設校，地方政府及鄉親提供了許多資源供養大學，甚至徵收土地。雖然，越來越多的大學在非都市地區設立，但大部分的大學除了例行性的公關活動，很少融入在地，讓師生與社區有更密切的連繫。大學彷彿空中樓閣，成了在地的「天龍國」，雖然帶來小規模的經濟活動，或少部分的地方建設，但人口的流入也帶動了地皮的炒作，環境與交通的日漸混雜，甚至與地方發生了嫌隙，產生了衝突。而大學所作的研究，未必會著眼於在地，也未必會回饋鄉里。許多大學在追求國際化與全球排名的同時，卻忽略了在地紮根也是知識養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管中祥，2013b）。

面對這樣的窘境，教育政策也調整方向，從過去「追求卓越」，成為國際「頂尖大學」，也期待大學能落實社會責任，教育部開始推動「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希望大學能扮演地方智庫角色，透過與在地分工合作，帶動社區發展。這樣的發展看似將過去的大學社區服務的概念轉向「大學－社區參與」型態，但大學師生是否願將自己視為在地成員？願意與在地村民深入共處？向在地學習，與在地共好，亦是打破大學與在地高牆，落實大學社會責任不可忽視的方向。

事實上，大學的實習媒體即可扮演學校與在地連結的角色，不但可以作為小規模的公共傳播體系，其內容也是重要的在地生活與文史紀錄。然而，不論是大學教育或實習媒體，較少重視師生如何與村民共處，相互理解，相反的，往往只因作業或研究需求與村民接觸，不但無法深入認識在地，有時反而造成居民困擾，並且留下負面印象。

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製播「急行軍講東講西」節目，透過校園電台對村內廣播，也以國際網路串連各地，他們延續「民眾戲劇」的經驗，透過田野調查、讀書會、深度訪談蒐集資料、製作節目，他們將自己視為在地成員，節目呈現居民的日常生活，也將其置於整體社會結構，與歷史對話，不但記錄了在地的「小歷史」，也反思自己的專業學習，以及和村落的關係。

大學的課堂並不只是在教室，還在田野，也在社區，這樣的製作態度與方式在除了是自我學習與社會實踐的重要歷程，也發揮了校園實習媒體作為社區媒介的角色與功能，讓大學師生及村民有機會在空中相遇，師生可以透過節目認識在地，聽見日日相見卻不相識的村民的話語，知道村民對歷史的觀點、對學校的觀感；村民也經由聽到學生製作廣播節目，了解學校及學生的作為，知道大學對村的在意。透過在地媒體相識、相知，讓彼此不再是毫無相關的兩個主體、沒有關連的兩路徑，進而尋求共存之道。

不過，類似節目的製作，和村民之間不能只是一次性的關係，而是要深入生活、浸入文化，相互認同、彼此尊重。退一步來看，不只是實習媒體具有社區媒介的功能，大學師生對社區

的想像、在社區的各樣表現，即已顯現自身即是媒體、中介者的角色，村民可輕易從中看見大學師生對在地的態度與關係。如何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如何重構大學與社區的連結？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的經驗或許可以作為大學與社區共存、共好的參考。

參考書目

- Carey, W. J (1989).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Y : Routledge
- Clark, L. S., & Monserrate, R. M. (2011). High school journalists and the making of young citizens. *Journalism*, 12 (4), 417-432.
- Hollander, Ed & Stappers, J.(1992),”Community Media and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n Jankowski, N. and Stappers, J.The People’s Voice: Local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Europe.Lodon:John Libbey and Company Ltd. Pp16-26.
- 四一〇教改聯盟（1998）。《廣設公立大學解疑—何以要廣設公立大學？》，取自<http://bbs.nsysu.edu.tw/txtVersion/treasure/hef/M.893238152.A/M.893244833.E.html>。上網日期：2017年1月13日。
- 王御風（2011）。〈地方學的發展與挑戰〉，《思語言》。49(4):31-55。
- 王石番、陳世敏（1996）。《傳播教育課程規畫研究成果報告》。臺北：教育部。
- 杜瑛（2007）。〈大學與社區互動發展機制探析〉，《教育发展研究》9(A):8-81。
- 吳密察（1998）。〈大家來寫村史前言〉，《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 周晨虹（2014）。〈美國大學社會服務的「大學社區參與」模式評估模式〉《廣州師院學報雜誌》13(5):60-63。
- 李錦旭（2017）。〈地方學的形塑：南方經驗的反思〉，李錦旭（主編）《邁向屏東學：認識論、社會結構與社區營造》，台北：開學文化。
- 李明芬（1996）。〈社區媒體與媒介近用權的落實，媒體的社會責任〉。《社教雙月刊》。
- 林宗弘（2015）。〈高教環境的鉅變〉。戴伯芬（主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 林俊杰（2001）。〈廣播事業的新舞台〉，《廣電人》(73):22。
- 林福岳（2002）。《族群認同下的社區傳播—以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為研究脈絡》，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周妙穎、賴志軒、蘇慈宜、林育楷、林家驊（2018）。《中正大學原來是「甘蔗田」大學》，取自 <https://goo.gl/W86QrH>，上網日期：2018年1月26日。
- 胡元輝（2016）。〈從草根出發 讓溝通民主：台灣社區媒體新浪潮的形成與挑戰〉，胡元輝（主編）《在地翻轉—台灣社區媒體的新浪潮》。台北：優質新聞發展協會。
- 許秩維（2014）。《大學擴張快速-難敵少子化危機》，取自 <http://anthony102461.pixnet.net/blog/post/213872281-大學擴張快速-難敵少子化危>

機。上網日期：2018年1月16日。

張峻嘉（2009）。〈農業志〉。雷家驥(編)《嘉義縣志卷六》。嘉義:嘉義縣政府。

彭家發（1986）。《小型報刊實務》，台北：三民。

陳板（1998）。〈記錄片〉，《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楊萌芽（1993）。《民雄鄉志》。嘉義：民雄鄉公所。

楊長鎮（1998）。〈瞭解村史〉，《大家來寫村史—民眾參與式社區史操作手冊》，台灣省政府文化處。

管中祥（2002）。〈從Habermas的溝通觀再思考媒體傳播過程的權力意義〉，《中華傳播學刊》(2)185-220。

--（2003）。《全球資本下地方文化的衰退與再生產—以新店地區有線電視地方頻道為例》。世新大學博士論文。

--（2010）。〈知識在地方〉，《中華傳播學刊》(18):89-106。

—（2013a）。《社區是一所學校》，

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article/754>，上網日期：2018年1月10日。

—（2013b）。《知識的養份在土地——大學生與「在地」的關係》，取自<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47/article/598>，上網日期：2018年1月13日。

--（2015a）。〈在村子裡和鄉民跳舞〉，《與村民共舞：三興村與鳳梨急行軍的故事》。嘉義:國立中正大學。

--（2015b）。〈多元價值的缺席：傳播科系實習教育的再思考〉，《傳播研究與實踐》5(2):193- 213。

葉品興（2012）。《構築空中的人際關係：客家廣播電台主持人的互動策略》。國立聯合大學碩士論文。

黃顯淨（2017）。《民眾劇場作為大學參與社區的可能與意義：以中正大學鳳梨急行軍為例》。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鍾喬（1994）。《亞洲的吶喊—民要劇場》。台北：書林。

戴伯芬（2015）。〈學術巨塔的傾塌〉，戴伯芬（主編），《高教崩壞：市場化、官僚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台北：群學。

附錄一：第一季及第二季的內容列表如下：

集數	時 間	主 題	主 持 人	來 賓
1-1	2017/3/25	走踏三興村	宋慧昱、陳怡君	無
1-2	2017/4/1	二戰前後的民間生活——民間生活的日本影〈上〉	宋慧昱、許雅如、黃顯淨	三興村居民鄧翁雀阿嬤
1-3	2017/4/8	二戰前後的民間生活——民間生活的日本影〈下〉	宋慧昱、許雅如、黃顯淨	無
1-4	2017/4/15	給我一個鳳梨苗，給你一個陳厝寮	藍友謙、洪育增、陳左蓉	三興村居民陳勤學阿伯、王春玉伯母
1-5	2017/4/22	給我一個鳳梨苗，給你一個陳厝寮	藍友謙、洪育增、陳左蓉	三興村居民阿美鳳梨的阿美阿嬤
1-6	2017/4/29	我家隔壁蓋大學	藍友謙、施侑杰、王兆軒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黃菊阿嬤、陳簡欽阿嬤
1-7	2017/5/6	我家隔壁蓋大學	藍友謙、施侑杰、王兆軒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陳簡欽阿嬤
1-8	2017/5/13	鳳梨急行軍的前世今生	陳怡君、邱子芳	鳳梨急行軍畢業校友謝典翰、鳳梨急行軍成員許雅如
1-9	2017/5/20	鳳梨急行軍的前世今生	陳怡君、邱子芳	無
1-10	2017/5/27	進來社區的第一步	郭育伶、洪育增、林晏安	三興村居民志工隊隊長邱寶秀
1-11	2017/6/3	進來社區的第一步	郭育伶、洪育增、林晏安	中正大學傳播系管中祥老師

1-12	2017/6/10	路邊Club	郭育伶、許雅如、田瑀	王哥鳳梨的王哥
1-13	2017/6/17	路邊Club	郭育伶、許雅如、田瑀	無
1-14	2017/6/24	日文班的故事	許雅如、洪育增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陳簡歛阿嬤、黃菊阿嬤、阿中阿公、陳勤學阿伯、王春玉伯母
2-1	2017/10/23	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	洪育增、宋慧昱、林晏安	三興村居民陳簡歛阿嬤、台北市居民劉彩芳女士
2-2	2017/10/30	阿公阿嬤羅曼史&婚姻習俗	黃釋賢、宋慧昱、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李新祥阿伯、彩鳳伯母
2-3	2017/11/6	女強人故事&三興村女性原生家庭成長故事	宋慧昱、洪育增、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邱寶秀、玉瓊阿嬤
2-4	2017/11/13	育兒經	郭育伶、許雅如	在雜貨店巧遇的三興村居民阿伯、伯母
2-5	2017/11/20	庄內好滋味——早餐篇	郭育伶、許雅如	洪媽媽早餐老闆娘、雜貨店對面早餐店老闆及老闆娘

2-6	2017/11/27	身體保健	洪育增	惠德診所蘇殷德醫師、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黃菊阿嬤、陳簡斂阿嬤、玉瓊阿嬤、劉素蘭阿嬤、沈玉釵阿嬤
2-7	2017/12/4	流行歌曲介紹分享	郭育伶、許雅如	三興村居民陳珠華阿公、鄧翁雀阿嬤
2-8	2017/12/11	急行軍講東講西——精彩回顧	郭育伶	無
2-9	2017/12/18	行行出狀元&打工經歷	黃詠潔	三興村居民劉素蘭阿嬤
2-10	2017/12/25	小時夢想&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	洪育增、宋慧昱	三興村居民柯鄭蔚阿嬤
2-11	2017/12/25	小時夢想&小學(求學)時之日常生活	許雅如	三興村早餐店的常客阿嬤
2-12	2017/1/8	選戰風雲序幕	宋慧昱、黃顯淨	無